

# 大漢報 The Chinese Times

Printers & Publishers  
No. 1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4, B.C., CANADA  
Phone MU 5-8941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IMITED



Fri, November 19 1965 (Vol. 27 No. 183 Page 1)

## 國際政治鬥爭轉入裁軍問題

# 中共七指美大操縱

中共人會不成，共黨集團老羞成怒，蘇要從側門牽入，美國攔阻發生激烈爭辯

(北京十九日路透社電)中共今日從新提出要求，堅認聯合國必須要擺脫美國的操縱，矯正過去一切的錯誤，進行澈底改革和革新。

中共民日報今日曾在正張發表長篇的社論，批評有關聯合國最近討論反帝決中中共代表權問題，結果是充份表示華盛頓方面受到莫大的屈辱和退步。

該報又稱：「開除國民政府的代表權，而由北京政府取得中國的席位，是聯合國進行改革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步驟。」

自從最近聯合國大會先行通過美國的提案，規定有關中國席位易手事列為重要問題，必須超過三分二票支持為原則，及不以四十七票對四十七票，表決拒絕中共取得代表權後，此為北京官方報章首次發表的反應言論，但未曾提及有關另組新的聯合國問題。

人民日報的社論並重申中共的要求，主張聯合國必須取消指中為韓戰時期侵略者」的一項議案，並實行修正代表權，容納世界上各獨立國家，及摒除在帝國主義羽翼下的傀儡政權。

人民日報的社論並重申中共的要求，主張聯合國必須取消指中為韓戰時期侵略者」的一項議案，並實行修正代表權，容納世界上各獨立國家，及摒除在帝國主義羽翼下的傀儡政權。

## 移民加國大大增加

(本報訊)本年第十三季的移民共達四萬五千五百十一人，歐洲移民第一

位，佔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北美次之，佔七千五百五十五人，亞洲則佔三千三百九十九人，南美七千一百人。亞洲次

位，佔七千五百五十五人。歐洲移民第一

位，佔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北美次

位，佔七千五百五十五人。歐洲移民第一

位，佔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北美次

位，佔七千五百五十五人。歐洲移民第一

位，佔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北美次

位，佔七千五百五十五人。歐洲移民第一

根廷昨曾呼籲加拿大，占美加，千里達及托貝哥等國參加美洲國家聯合機構。

阿根廷外交部長奧特勒在此間

主持美洲國家聯合機構十九國外長會議

開幕時，曾發表言論，謂美洲不僅是拉

美加美洲國家聯合機構。

據奧太瓦消息：加拿大官方對於加

拿大出席會議的問題時，美蘇兩國會

之外，舉行「單獨性的裁軍會議」而

合國政治委員會於明年中應在聯合國

舉行「單獨性的裁軍會議」而

日本都美里報評論昨日聯大對中國席位問題表決後，無疑是已使日本政

府大為震驚，因為在聯合國的組織中，

表示支持北京政府的國家已日增多，

但日本則為反對開除國民政府的國家之

聯合國的表決情況，已經表示中共並非

再反確定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又從一位權威的亞細亞日報記者

該社并報導台海消息：謂台灣國民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日本都美里報評論昨日聯大對中國

席位問題表決後，無疑是已使日本政

府大為震驚，因為在聯合國的組織中，

表示支持北京政府的國家已日增多，

但日本則為反對開除國民政府的國家之

聯合國的表決情況，已經表示中共並非

再反確定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又從一位權威的亞細亞日報記者

該社并報導台海消息：謂台灣國民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 中共被拒聯國餘聞

(東京十八日聯新電)據日本漢

聯合國昨表決中國席位問題的結果，已使中共當局感覺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漸增高。

北京電台曾敘述政府當局對於聯合國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政府外交部則認為昨日的表決數，是

內反美的國家增多，甚為重視。但未會及表決的票數。

由北京發出警告，謂經過密切注意昨日









## 逃亡

注定有先人的可憐性！而我不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了多遠，更不知走向那地方去？我只是這樣沉默地禦風而行。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彼萍，我們在這兒稍憩吧！你累極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橋邊的一塊石椅坐下。我的確有些累了。

我們沉默的就了十分鐘，我開始對他注意起來，我覺得他不再像往日那樣樂觀了，眉宇間籠罩有一層深沉而抑制的愁鬱。

他好像時時想說話，又不知怎麼說好，結果還是我先開口，我說：

「告訴我你爸媽怎樣死的。」

我和話的態度雖然比前和平了，但他好像是被人割破了一個創痕似的，有無限的淒楚，低着頭，半晌都說不出話來，我接着又說：

「和語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我恨你；即使我恨你，這也與我對你爸媽的敬愛無關。如果你現在不把一切情形告訴我，那我會真的恨你，而且會比因爲你損害了我而恨你的那種恨要澈底得多哪！」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抬起頭來凝望着我！眼眶中充满了淚水，好像感謝我替他分担了痛苦，也好像在極力使自己寧靜。半晌之後，他才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說：

「我爹媽的死，可說是一部費十萬言都不能描述的血仇恨史！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總之，他們是被謀殺死的，被鬥爭死的，被共產黨殺死的！我知道你現在的感情已脆弱到無力再招贊那一份沉重的悲痛，因此我無論怎樣也不會把他們死的經過和慘狀，在此刻向你訴說。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在告訴你的，那就是事後家裏佣人說，他們在死前的一剎那，他們並沒有叫我！而只是在不斷地『彼萍……彼萍……』的呼喚中閉上他們仁慈的眼睛！……」

我哭了。

他接着說：「你因逃亡而被捕判刑的事，我也一直沒有讓爸媽知道。你寫給他們的信，我都通過監獄的檢查扣留了。

！而我小是正遭受着這可怕的磨折？……」

我邊想，一邊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哪裏，我站在一條木橋上，木橋前面有一條彎曲的河流，兩岸都是枯殘的老樹；樹林間只剩下些

飄零了的殘枝敗葉，寒風掠過，那沙沙的聲音，就像是許多如泣的太息！這又是一片多麼肅然冷漠的冬郊景象啊！就在这地方，他忽然喚住我：

</



# 郵局徵臨時僱員

可向國家職業介紹服務處申請

揀信一元二毛五派信一元五毛

人工作。臨時僱員在局內揀信者每小時一元五毛。

## 聖方濟中英文小學

定期演奏歡迎欣賞

(本報訊) 聖方濟中英文小學每年例

行一次音樂演奏。該校之音樂教師馬格烈女修士，早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附屬

東担任音樂教師多年。自來本埠華人天

主教務務中心處服務後，不獨在聖方濟

學校任教，更於課餘兼授音樂。我同胞

子弟在其指導下學習音樂者不少。

今年學生音樂演奏會，已定於本月

廿一日下午二時在該校禮堂舉行，俾各

界人士欣賞中外學子之音樂天才。並藉

此頒發每年由多倫多大學附屬之皇家音

樂院發出各級及格之文憑。

廿一日下午二時在該校禮堂舉行，俾各

界人士欣賞中外學子之音樂天才。並藉

此頒發每年由多倫多大學附屬之皇家音